歷代名臣奏疏

歷代名臣奏疏卷之六

明太史王錫爵擇　　後學唐堯仁彙

元祐皇后諭中外制畧　　宋高宗建炎元年

康王即皇帝位於應天府大赦改元建炎先是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李綱任賢疏　　宋高宗建炎元年

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哲故用心剛足以任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揺惟其哲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爲法

○李綱上十事疏　　唐高宗建炎元年

李綱固辭相位不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請

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豫為之備三曰議赦令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泛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者不可

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政本、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

○李綱論張邦昌僭逆疏　宋高宗建炎元年

帝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嘗道君朝

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以爲得計僴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之衆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緣

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又曰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

○經制兩河議　宋高宗建炎元年

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請康之禁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賊盗備軍政變

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濬四州其餘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恩慰撫之分兵以援

其危急臣恐衆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投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許其言

宗澤論和議疏　宋高宗建炎元年

澤在磁州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

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求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

○岳飛論定謀　宋高宗建炎元年

張所以岳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

致綏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
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
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
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惟命是從所大喜

○議南幸　　宋高宗建炎元年

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
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
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
勢遂傾不復振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
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今雖

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驆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

得也況常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柰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帝乃許幸南陽

宗澤請車駕還京師疏　宋高宗建炎二年

澤遣子潁詣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金酋渡河捍敵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兵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若規規爲偏霸之謀豈非鄙之甚乎尋復上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

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帝得號又聞信王將渡河入汴乃降詔擇日還京

○宗澤請渡河疏　宋高宗建炎二年

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彦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有應者不啻百萬願陛

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可立致䟽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趙子砥論和議用兵　宋高宗建炎二年

子砥自燕山逃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議和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餧之食盡終於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

○汪若海附宣撫川陝議　宋高宗建炎二年

初張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

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就將圖恢復必在川陝

大悅

○趙鼎請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疏　宋高宗建炎三年

鼎上疏曰自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財至崇寧初蔡京托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於此

○張守六思　宋高宗建炎三年

六月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饈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膻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之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下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

林勳本政書　宋高宗建炎三年

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凡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

大抵因唐末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受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婦則布六尺麻二兩其外不得横征也

○胡寅上七策疏　宋高宗建炎三年

寅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弟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

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畧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略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曰都荊襄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七曰存紀綱以立國体

趙鼎經營大業計　宋高宗建炎三年

趙鼎自右司諫拜侍御史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及金人至江上鼎陳戰守禦三策拜中丞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

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荊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為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於此

劉子羽議守川蜀　宋高宗建炎四年

張浚退守興州命吳玠守和尚原時浚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右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陝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

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據險固壘觀釁而動庶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

張九成對直言無隱策　宋高宗紹興元年

九成對策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以驚憂自沮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且閭巷之人皆[illegible]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illegible]不得省感時遇物悽惋於心豈不思所以還二聖

之車乎

婁寅亮乞選太祖後疏　宋高宗紹興元年

寅亮上疏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太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崇寧以来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

之望疏奏帝讀之感嘆

胡安國上時政論　宋高宗紹興二年

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須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

寛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

趙鼎堅帝任用疏　宋高宗紹興四年

鼎條奏便宜朱勝非忌而抑之乃上疏曰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令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賄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

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後紛更權聰明之下矣伏望闕
臣孤忠使得展布四体少寛陛下西顧之憂

○李綱戰守和利害疏　　宋高宗紹興四年

趙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
前宰執議攻戰脩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洞霄宮李綱
上疏曰陛下勿以退敵爲可喜而以讐仇未報爲可憤
弗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赤縣陷於敵國
爲可恥弗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
振尚使彊敵得以潛逃爲可虞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
乘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

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脩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而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爲今之議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荊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

今當以淮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

雖屯重兵以臨之今遣偏師進守夫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東路以揚州爲帥府而以江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爲帥府而以江西財用給之荆襄以襄陽爲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之餘議營田使之贍養假以歲月則藩籬以成然後可以議戰攻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然在陛下聖意先定於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蓋無不可成之理今鑾輿未復舊都莫如權宜於建康駐蹕控引

一測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然淮甸有藩籬形
勢之固然後建康爲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又
曰陛下臨御迨九年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
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人概
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
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
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
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
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
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

年間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於治兵退避之於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埸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陝右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淛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

敵騎南牧將[illegible]一旦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
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
時明刑政治軍旅選將帥備車馬脩器械峙糗糧積金
帛敵來則禦乘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
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廢罷爲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
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
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
之陛下[illegible][illegible]以臣愚意禮物所費不貲使詔往來坐耗
七歲曾又數遣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
謀莫知金人所以而復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

自強之計動輙相妨實有所害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弗復遣議和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有可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

胡寅諫罷何蘚如金疏　宋高宗紹興五年

上疏言女真乃陛下讐也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

人矣然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請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來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乎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賚金帛而成就示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闊必無可通之理適觀何蘚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號入詔從

○岳飛盡平楊么策　宋高宗紹興五年

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之託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内當俘諸酋飛且攻且招盡平之果八日而捷書至潭州

張浚嘆曰、岳侯神筭也、

陳公輔論時禍　宋高宗紹興六年

公輔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illegible]楊雄不死王莽之簒、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illegible]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illegible]

善遏難以存身微公無者臣安不言室主無能只

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張浚保淮南之議　宋高宗紹興六年

劉麟進逼合肥帝慮張俊劉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上浚言若令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

非卿識高遠慮何以及此

張浚請遵以日易月之制　宋高宗紹興七年

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群臣外朝勉從所請以日易月宮中仍行三年之喪

張浚乞賜罷黜疏　宋高宗紹興七年

浚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讎十年之間親養鈌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

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於北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力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詔視事、

岳飛論恢復　宋高宗紹興七年

先是岳飛留建康見帝數論恢復之略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

兵濟河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岳飛論置淮西軍帥議　宋高宗紹興七年

飛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於帝請詔詣都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

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

○胡安國論禁陳頤之學疏　宋高宗紹興七年

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髙視闊步其行哉自嘉祐以来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

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貶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岳飛復進恢復疏

宋高宗紹興七年

飛至鎮上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順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都上游用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張守請留建康疏　宋高宗紹興八年

時帝以婁炤言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古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其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勩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

○胡銓上高宗封事　宋高宗紹興八年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

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
父子為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
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
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
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
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
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
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
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
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乃曰

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
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陛下哉而卒
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
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
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
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
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
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
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纍卵當時尚不
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

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

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也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

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李綱詳奏和金得失疏　宋高宗紹興八年

綱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

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体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須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惏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棄反爲兵端以

謂權時之宜聽其遂求可無悔者非愚則誣也

○張浚論和議之非　宋高宗紹興九年

初直學士院婁炤草赦文畧曰乃上穹開悔過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心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潛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捉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頑

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北
有遣使接武求盟小大將帥孰不解体陛下方經理河
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蓋自堯舜以
来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夷狄可以
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
戰国之時楚懐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載之下
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漢高祖知項羽寡恩少義其
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為今
之戒矣

朱弁使金還見便殿對　宋高宗紹興十三年

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宫次迎太母此皆知其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機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茍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

張浚論時事疏　宋高宗紹興十六年

先是浚因彗見欲力論時事以悟帝意以母太夫人許氏年高爲念許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既

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

朱熹上封事　宋高宗紹興三十三年

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又曰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

亦在朝廷而已

張栻省察天理對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召浚子栻赴行在栻之見上也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循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業之

朱熹上封事　宋孝宗隆興元年

上初即位既上封事而言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

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隆興初復召入對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

張浚辯和議之失　宋孝宗隆興元年

王之望如金師議和浚在道聞之乃上疏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與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illegible]未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illegible]誰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illegible]陛下憂之

○胡銓諫止金國通問疏　宋孝宗隆興二年

銓言虜不可和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儻乾剛独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省數千億之歳幣專意武備足兵足食無書名之耻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無用婦人之言今擧朝之士皆婦人矣

劉珙辯漢高帝悅學重儒對　宋孝宗乾道三年

珙言於帝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心將竦然敬信而其功烈所就不止於是而已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惟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帝亟稱善

○陳俊卿諫騎射　　宋孝宗乾道五年

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爲牙爪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以逡巡震慴於千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

○劉珙辭荊襄宣撫使劄　　宋孝宗乾道七年

五月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爲荊襄宣撫使珙辭不拜其劄子云臣材質庸下無以踰人陛下起之衰絰付以樞筦懇辭未允重膺委寄畀以荊襄軍威之任豈非

以荆襄上流吳蜀要害臣嘗備數江陵深知兩路事宜故不謀群臣特加擢用夫荆襄之事臣實講之詳矣大槩兵力单薄財賦匱乏要當責兩路帥臣訓練民兵以增壯軍聲令荆南守臣用度牒財本措置田易以增廣邊用此荆襄今日之急務也然而利害之大則不在荆襄荆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強則四肢壯百邪不能害元氣虚則四肢弱風薄則不仁濕侵則爲腫朝廷施設得宜根本全盛則荆襄利害可以漸圖朝廷施設未中事机根本弗固則荆襄雖得臣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臣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實何

謂大計恢復是也臣下卑宮室而菲飲食未明求衣日旰而食惟恢復是圖然而曠日持久續用未著者有恢復之形而未盡恢復之實故也大抵有實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覺有形無實則速禍致寇而無以待之燕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乃與樂毅謀伐齊一舉而下七十餘城漢昭烈既殞數歲魏人寂然無聞及諸葛亮師出祁山魏人聞之朝野恐懼此有實無形之明效也夫虜之不能忘我猶我之不能忘虜也其措心積慮豈一日而忘南牧所以數年之間邊警不著彼亦懲逆亮之輕舉而思萬全

之謀耳今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使虜人謀我日深備我日嚴張虛聲來實禍所謂有恢復之形是也何謂恢復之實備巳也求賢也恤民也用將也養兵也以備巳為本以求賢為先以恤民為重然後用將養兵次第舉矣此本末先後之序也昔周宣王側身脩行而王化復行此內脩之本也任賢使能見於烝民之雅哀矜鰥寡見於鴻鴈之什采芑之任將帥車攻之簡車徒政事之大亦無過此四者夫治國平天下之本不在於禮樂刑政之具而在於人君之一身一身之善惡在於一念之積一念既正則見善必明賢否是非判然

於前而治效之應見於千里之外甚矣人主徇己之難也蓋左右前後忠直之臣常少諛佞之臣常多彼其先意承志以悅吾之心乘間伺隙以中吾之欲視聽一惑念慮隨差遂使黑白倒置邪正雜揉而治亂分矣願陛下求直諒博洽之臣日與之講論古義以廣多聞之益舍一己之見而以天下之見為見去一己之智而以衆人之智為智諂諛之士希旨之言必察而遠之敢陳之士逆耳之言必容而受之使聖德日新又新以之用賢則賢可得以之恤民則民自安至於任將帥治軍旅則何功不成何欲不遂此恢復之本也陛下當饋而歎側

廉所思未嘗不求賢也然而所用未必盡實材所舉未必合公議今群臣之中亦有文武如尹吉甫桼嘉如仲山甫孝友如張仲者乎若猶未也田野之間草廬之下安知無卧龍伏雛在陛下力求之耳若欲求一世之真賢當先養正臣之直氣今邪佞未盡去而忠直日銷沮臣恐求賢之實未盡也陛下有惻怛之心有寬大之詔未嘗不恤民也然而今日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舉字民之職版曹之所驅催惟財賦是求上司之所督迫惟歲計是急至於獄訟罕有留心加之以水旱重之以盜賊遂使閭閻窮悴生理蕭條求其勞來還定安集劬勞

未見其人臣恐恤民之實未盡也築壇授鉞去故易新未嘗不用將也然而昔之掊尅豐己朘下媚上逐之當矣而新所揀擇多膏梁子弟又使悍將厠於其間恐未易制也今之諸將亦有壯猶如方叔維翰如召虎者乎夫鶚之老者搏擊尤峻鷹之饑者側翅隨人少年有口辯未必皆人才老將有餘過未必可終棄此曹非忠肝義骨惟官爵是圖緩急之間欲其肯出死力以身先士卒難矣臣恐用將之實未盡也大農之費大半耗於軍中未嘗不養兵然而古之所謂士卒有椎牛釃酒之樂有投石超距之氣為主將者有投醪之惠有吮疽之恩

今主將視士卒如草芥士卒視主將如仇讐軍籍有闕則扯拽市人捉縛客旅至有截股斷臂以幸避免者軍人之子弟惟恐主將拘之軍中往往投籍吏役寅名市井甚則削髮入空門披緇爲童行其不顧充軍如此則又安能使之樂於戰鬬望其鬬如虓虎如雷如霆乎臣恐養兵之實未至也至於理財未盡實而府庫尚空虛豐儲未盡實而邊廪少餘積內政未脩何以外攘又況民窮兵怨盜賊將竊於邦域之中乃欲鳴劒於伊吾之壯此臣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上觀天時下順民心痛闢誕謾之說力排[illegible]倖之圖毋覬小利毋泄大計強固本

根靜以待動毋示以恢復之形增脩德政求賢審官安民和衆用將養兵如周宣王之內脩政事如衛文公之秉心塞淵如漢光武之沉幾先物此恢復之上策也人事若盡天命自至然後乘機伺釁以興六月之師犂庭掃穴在反掌間耳

楊甲廷對策　宋孝宗淳熙二年

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其一謂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革爲諱論兵革爲迂也

朱熹應詔直言疏　宋孝宗淳熙六年

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冗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斂刻剝以償債負摠饋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

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計軍實以紓民困必書及前之所爲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絶苞苴請托之私而刻剥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獘而軍士畏愛蒐閲以時寃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者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

○張栻辨伏節死義辦事之臣對　宋孝宗淳熙七年

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朱熹極言政事疏　宋孝宗淳熙七年

是年大旱熹上疏言天下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客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容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

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

○黃洽聽言擇言疏　　宋孝宗淳熙十年

洽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又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朱熹正心誠意對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

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願自今以往必自一念之頃而察之果天理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果人欲邪則堅以遏之而不使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

之事將惟臣下所欲爲無不如意矣

朱熹投匭進封事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

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投匭進封事其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

畜器用財賄與夫宦者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於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則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又

時使邪佞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諫諍者亦姑以應文備數、未聞其有獻規之效、至於將容朝夕陪侍燕遊者又不過使臣宦官數輩而已宜討論前典、立師傅賓客之官、於春坊使臣亦令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備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蔽、是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論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疲懦軟熟淟涊至庸極陋者擧而加之於位是以除

書未出中外已遂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陛下又不能深割私愛付諸廷議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敝於下而浙中為尤甚以珠玉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中正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指為道學而方以矯激之罪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此豈治世之事尚復忍言之哉至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

自廣[illegible]歲入稟名之必可[illegible]爲歲終羨餘之[illegible]而繫之內帑顧以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徒使版曹闕乏之日甚、督趣日峻、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具奏推薦以爲得人、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矣、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故其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尤望其脩軍政、激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

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

劉光祖奏弛道學之禁　宋光宗紹熙元年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道學之譏入對言曰近世之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至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

之説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違臣後来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則去紹聖幾何哉今往往以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臣欲息将来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乞聖恩廓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别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税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夕恍惚無措

朱熹奏四事　宋光宗紹熙五年

熹一日便殿奏四事其一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至今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群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猶有可議者亦

日陛之心竟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誠能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終始不越乎此而天倫可正大本可立矣至於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之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一日而無不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渙然而冰釋

則臣不信也其二言帝王之學其三言湖南財計其四
言湖壯猺人侵擾事

○朱熹極言四事　宋光宗紹熙五年

熹奏䟽極言四事其一畧曰聞有旨脩葺舊日東宮爲
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
便安之計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亦恐畿甸百
姓當饑餓流離之際怨見朝廷大興土木或至怨怒切
以生他變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畧曰壽皇定省之禮
過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
帝聞之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心求見我之意其

深閉固拒而不肯見聽矣如此則怨懼何時而已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三畧曰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不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四畧曰殯宮之卜偏信臺史之言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此又臣之所大懼也

○楊宏中等伏闕上書　宋寧宗慶元元年

宏中與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傳徐範等六人伏闕上書言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不以此時爲利、今天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章頴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朋黨以罔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可再見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斥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

[illegible]敬天變疏　宋寧宗嘉定五年

雷雨太廟屋壞欞直學士院真德秀上䟽曰臣恃覩經籍史傳所志雖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曾之展氏大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内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豢養安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怨咎徵日消矣

真德秀言濟王之寃

宋理宗寶慶元年

真德秀入對因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石柱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爲家法最嚴或以爲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見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俾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

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帝曰善

真德秀乞收人心疏　宋理宗寶慶元年

其畧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溥等儀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后有詔裁决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雲川之獄亦聞有參聽於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一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

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為耻受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熏染成風恬不之怪罘若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若以謗言之故稍有譏訶之今譏訶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都城之民憐于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又言朝

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當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紀錄頃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

○真德秀奏三劄　宋理宗端平元年

德秀入對以大學衍義上進附奏三劄一言臣向為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

可害歟其可否或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陛下宜戒郡邑掊刻停邊閫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糸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爲迂闊塞下之備枵然一旦舉兵乃漕淛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稅斂靠實爲主又言今日事勢猶以和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

醫晉受責矣親業戒謹尤當百倍之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為國元祐中廩廩向治惟群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確以前事為戒帝輒稱善

○魏了翁上封事　宋理宗端平元年

了翁入對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為權臣所擴者十年臣觀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試思當事變患未之時可以繫天下之重者誰歟詩曰价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疆事天下之存亡繫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

櫝而付之二三邊臣聽其自爲而畧不加之意乎又言儒生與戚臣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途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

孟珙奏守襄陽疏　宋理宗嘉熙三年

孟珙復襄陽襄既復珙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繇兵集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益置先鋒焉

趙葵論用人疏　宋理宗淳祐二年

蔡乚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
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
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
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
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帝嘉納之

徐元杰論起復史嵩之疏　宋理宗淳祐四年

先是嵩之開督府竭國用而無成功論者甚衆及以父
喪去位詔起復之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爲四海綱常之
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
有父母之心者以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

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隣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而已

○太學生王愷伯等論史嵩之疏　宋理宗淳祐四年

元杰既去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四十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羅天下之小人爲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而陛下起復之何況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古者國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陛下起復嵩之謂其有折衝萬里之才

數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詎其有經理財用[illegible]
數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豈嵩之之為計亦奸矣
自入相以來知二親年耄慮其不測思為起復之計起
復未卒哭馬光祖為淮東總領未終喪制許堪為鎮江
守臣以預為己之地也故今里巷為十七字之謠曰光
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
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未知之乎嵩之當五內分裂之
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白麻之辱
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夫自
古大臣必出忠孝之門而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若以

法繩之雖寘之鈇鉞猶不足謝天地況復置之具瞻之

位乎、

○太學生作捲堂文　宋理宗淳祐四年

時范鍾領相事諷京尹趙與籌逐游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以辭先聖曰、天之將喪斯文實繫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逐斥之辜祖宗立國廣學儲才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實惟公議不利小人今見義而不爲當行已而有恥苟爲飽煖是貪周粟之苟相與携時母雖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

社範上五事　宋理宗淳祐四年

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請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請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吳潛入對致亂之由　宋理宗開慶元年

潛入對言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

臣憸士設爲虛誕迷國誤軍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
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
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蕭泰來等群
小嘷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其爪牙而任
臺臣甘爲搏擊姦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
望令炎等與祠鑄等罷營州軍

〃陳著論買公田之害　宋理宗景定元年

著作郎陳著復上書曰似道居外閫則志在欺君處端
揆則務于瘠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社稷瘠民則必
施重刑以病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

平者臣見民不聊命禍不可測乞罷買公田庶逐似道庶可救國而安民

元許衡陳時務五事　宋度宗咸淳三年

元議中書省事許衡乞歸鄉里許之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以成至治之效陛下茍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篤信謹守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致治之功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領俸祿以資仕者之養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以糾察汚濫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負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三曰為君

難以踐言人君苟思出言之難而思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防欺人君以知人為貴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任賢益戒禹曰任賢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況後世人主哉此任賢之難也去邪得民心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尊以養民為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此蓋其民心得而和氣

應也順天道六者爲目以修德任賢愛民三者爲要四
曰農桑學校五曰愼微元主嘉納之